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中国历代边事边政 通论（卷三）

厉声等◎著
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
中国边疆研究文库
二编·综合卷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中国历代边事边政通论

(卷三)

厉声等著
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

第八章 边疆设卫驻防

一、南北对峙与永乐北征（1368—1424年）

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八月，明军攻克元大都，结束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，元帝妥懽帖睦尔退往漠北，中国再次形成南北对峙的格局。

（一）对峙格局形成

明军随后扫荡河北、山西。当年十二月，明大将军徐达等闻扩廓帖木儿（一名王保保）奉元帝之命，领兵数万以太原往袭北平（明改元大都为北平）。徐达趁元军不备，率军直捣扩廓帖木儿太原老营。扩廓帖木儿行至半路，闻明军来袭，进退两难，及还军救太原，与明军相战失利，扩廓帖木儿弃军走甘肃，明军乘势攻下太原等地。洪武二年一月，明军取大同。二月，在朱元璋的安排下，明军兵锋西指，进入陕西。在明朝节节进攻陕西、甘肃元军时，元将脱列伯等曾奉元帝之命进攻大同，为明朝援军李文忠部击败。^①明军攻取山西、陕西后，因北元势力仍不断向明朝控制地区发动进攻，元帝盘桓于上都（内蒙古正蓝旗东北）、应昌（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淖尔西）一带居中指挥，扩廓帖木

^① 谷应泰：《明史纪事本末·略定秦晋》卷九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77。史文不注者见同书卷一〇《故元遗兵》。

儿据甘肃威胁陕西，辽东元太尉纳哈出屯 20 万大兵伺机反攻，云南梁王仍奉元正朔，故明朝仍面临严峻形势。虽然洪武二年六月，明军攻陷元上都，迫使元帝北走，^①但元朝势力“恢复”之心不死，使朱元璋难以安枕。洪武三年（1370 年）正月，朱元璋与诸将会议，决定再出兵打击北元势力。

按朱元璋的布置，明军兵分两路：一路由大将军徐达率领，自潼关出西安，趋定西，攻打扩廓帖木儿；另一路由左副将军李文忠率领，出居庸关趋开平袭击北元宫廷。当年四月，徐达军出安定，与扩廓帖木儿相持于沈儿峪。在徐达击败扩廓帖木儿军后，明朝控制了甘肃。另一路明军在李文忠的率领下，二月过张北野狐岭，进至兴和，逼降元守军。再进军察罕淖尔（今河北沽源县北水泉子），擒元平章竹贞于开平（元上都）。^②同时明将华云龙攻取了云州，汤和拔宣德，^③金朝兴占领东胜州。^④随后，李文忠等败元太尉蛮子、平章沙不丁、朵儿只八刺等军于白海子（察罕淖尔）附近的骆驼山。五月，明军进至开平，元平章上都上罕等降。^⑤在击退元军阻击后，闻知元帝妥懽帖睦尔于四月二十八日病殂，李文忠麾军奔袭应昌。当时北元宫廷以元帝新丧，嗣君爱猷失里达腊（年号宣光，庙号昭宗）即位，对明军进攻猝不及防，除爱猷失里达腊随数十骑突围北奔外，皇孙买的里八刺并后、妃、宫人、诸王、省院官员、士卒以及宫廷图籍珍宝等，均被明军俘获。主将李文忠曾亲自领精骑追赶残敌至庆州北（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北境），不及而还。^⑥北元遭此重创，自然不能组织有效的南下反攻。在新形势下，次年二月，元辽东守将刘益降

①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四三，洪武二年六月己卯条，台北，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。

②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四九，洪武三年二月戊子条。

③ 尹昉：《两镇三关通志·宣府纪》卷三。

④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四九，洪武三年二月乙酉条。

⑤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五二，洪武三年五月丁酉条。

⑥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五二，洪武三年五月辛丑条。

明。明军登陆辽东，与北元纳哈出势力相峙。

朱元璋在自撰的元顺帝祭文中提到“君主沙漠，朕主中国”^①，承认南北分治，只是要求北元“以小事大”。然而北元势力“恢复”之心不死，并时有反攻，这使得军事上取得胜利的朱元璋增加了打击蒙古势力的信心。洪武五年（1372年），朱元璋召集众将，决定出兵15万分三路再次北征。按朱元璋的部署，徐达仍为征虏大将军，出中路，由雁门关北上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，出东路，由居庸关趋应昌；冯胜为右副将军，出西路，由金、兰州袭甘肃元军。二月，徐达中路军出雁门，前锋蓝玉北进至野马川（蒙古国乌兰巴托南），败扩廓帖木儿军。再北进至土刺河，又击败元军。五月，扩廓帖木儿与贺宗哲合军，在岭北严阵以待。明军因数胜轻敌，在攻打北元联军时“不利”，死万余人。^②七月，偏将军汤和在断头山被北元军打败，^③中路进攻归于失败。

李文忠率东路军进至口温（内蒙古苏尼特右旗翁贡淖尔），掠得逃敌所遣牛马辎重，推进至哈刺莽来（蒙古国达里岗爱地区哈必儿干），又将蒙古部落惊溃。明军转而东趋胪胸河，又轻骑兼程西进，在土刺河与蒙古大将蛮子、哈喇章部相遇，双方激战，互有伤亡。明军曾进至阿鲁浑河（鄂儿浑河）附近的称海地区，无功而退。^④

西路军先趋西凉，击败元军后追至永昌，又克亦集乃城（内蒙古额济纳旗），并扫荡了瓜、沙地区的元军。^⑤三路北征中，西路军比较顺利。

①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一一九，洪武十一年六月壬子条。

② 王世贞：《徐中山世家》，见《弇州史料》前集。此役明军被诱中伏失败，明人讳记，故语多不详。

③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七五，洪武五年七月丙子条。

④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七四，洪武五年六月甲辰条。

⑤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七四，洪武五年六月戊寅条。

此次北征使明廷感到北元蒙古非一朝可灭，于是仍派徐达、李文忠等往山西、北平练兵防边，并不时打击近边地区的蒙古势力。在明朝打击下，蒙古大部退往漠北，明、蒙对峙的中间地带成为居民鲜少的缓冲区。洪武七年（1374年）九月，朱元璋决定释放在应昌俘虏的元裔买的里八剌北还，希望借此瓦解北元抵抗意志。但北元方面并无响应，仍攻扰明朝北边不已，辽东对抗更为激烈。洪武十一年（1378年）五月，元昭宗爱猷失里达腊卒，弟脱古思帖木儿继立，改年号为天元，仍与明朝相颉颃。洪武十三年（1380年），西平侯沐英率陕西军历贺兰山，涉流沙，在亦集乃击败和林守军。^①次年，徐达率左副将军汤和、右副将军傅友德北征，明军至北潢水，以轻骑追袭元军于灰山，多有擒获。另一路元军在沐英率领下出古北口，扫荡高州、嵩州、全宁诸部，进至胪胸河，俘北元知院李实及其部众而还。

朱元璋为彻底歼灭北元势力，洪武二十年（1387年），命冯胜为大将军，傅友德为左副将军，蓝玉为右副将军，先屯兵大宁，然后向辽东逼近，以期消灭辽东纳哈出势力。面对明朝大军的进攻，辽东蒙古势力内部动摇，迫于形势，纳哈出亲自前往明军营讲和，后谈判失败为明将常茂砍伤，羁押军营，所部“惊溃”，辽东北元势力瓦解。朱元璋认为，乘胜消灭北元的时机成熟，“肃清沙漠，在此一举”，任命蓝玉为明军统帅，率15万大军继续北征。次年四月，明军千里奔袭，突然出现在北元大汗营地所在的捕鱼儿海（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贝尔湖）。元太尉蛮子仓促对阵，一战而败。元君脱古思帖木儿与其太子天保奴、知院捏怯来、丞相失烈门等数十骑向和林遁去，所遣王子、后妃、公主及平章以下官吏、军民8万余人尽为明军俘虏。北元汗廷的宝

^① 张廷玉，等：《明史·太祖本纪二》卷二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74。关于此战，包括《明实录》在内的许多史料均误记沐英攻至和林。兹从和田清考证。见和田清著，潘世宪译《明代蒙古史论集》，25~26页，北京，商务印书馆，1984。

玺、图书、印章及马驼牛羊车辆等均为明军所得。^① 经此打击，北元统治集团一蹶不振。脱古思帖木儿在西逃途中，为阿里不哥后裔也速迭儿执杀，此后蒙古进入内战时期。

（二）永乐北征

脱古思帖木儿死后，五传至坤帖木儿。其间忽必烈裔与阿里不哥裔诸王为争夺汗位相互争战，西部瓦剌蒙古也介入汗位斗争。几经内战，阿速人阿鲁台太师势力渐强。永乐三年（1405年），阿鲁台杀鬼力赤可汗（阿里不哥后裔），从别失八里迎立本雅失里为可汗，成为蒙古地区主要势力。明朝方面，朱元璋死后，燕王朱棣经“靖难之役”上台，是为明成祖。朱棣以守边塞王出身，对北部边防尤为熟悉，即位之初，即对蒙古展开新一轮招降攻势，以期将蒙古势力纳入控制（羁縻）范围。不过蒙古主要统治者并未回应，而且仍不时侵扰明朝北边。永乐七年（1409年），朱棣将“近得北虏二千余人，遣使送还本雅失里，与之讲好”^②，又致书本雅失里可汗，重申明朝对元裔“加意抚恤”的同时，要求本雅失里“去就之机，祸福由分，尔且审处之”^③，希望蒙古可汗顺从明朝。同时，朱棣一方面派给事中郭骥持书前往蒙古说降，另一方面补充马匹，调兵遣将，准备出兵。六月十日，明廷得知蒙古方面杀郭骥以示决裂。朱棣大怒，决定派将遣师，由此展开新一轮明蒙大战。

永乐七年七月，朱棣以淇国公丘福为大将军，率精兵10万北征。明军进至胘胸河（克鲁伦河），丘福轻敌贪功，不听部将劝谏，贸然轻进，不幸中伏，明军全军覆没，主帅被俘。永乐八年二月，朱棣调兵50万，亲自北征。大敌压境，阿鲁台与本雅失里对去向意见不一致，遂分道扬镳。五月，明军利用蒙古分裂

①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一九〇，洪武二十一年四月癸丑、乙卯、丙辰条。

② 《明太宗实录》卷六二，永乐七年闰四月辛未条。

③ 《明史·外国列传八》卷三百二十七。

的机会，先追本雅失里至兀古儿札（乌勒吉河），蒙军战败，本雅失里西奔，为仇家杀害。然后明军转向东面，再追阿鲁台。阿鲁台兵败后又遭西蒙古瓦剌部威胁，同年十二月，不得不向明朝遣使贡马，希望结好明朝，专门对付瓦剌。朱棣看准蒙古内讧形势，遂释阿鲁台，于永乐十一年七月，封阿鲁台为和宁王。^① 此时瓦剌部的马哈木等趁东蒙古势衰，占据和林，并开始抗拒明朝。永乐十二年，朱棣决定发兵亲征瓦剌。三月，朱棣率 50 万大军出塞，六月，明军在漠北忽兰忽失温（红山嘴，约在克鲁伦与图拉河的分水岭）与瓦剌军对阵。当时瓦剌三部“扫境来战”，并占据高地，明军依靠新式武器“神机铳炮”击敌略占上风，朱棣亲自率精骑冲锋，才使瓦剌军退却，明军追至土刺河，马哈木等远遁。^② 面对强大的明军攻势，马哈木等改变倨傲姿态，不得不向明朝贡马谢罪。

瓦剌的失败为阿鲁台的复兴创造了机会。为取得明朝支持，阿鲁台与瓦剌竞相向明朝入贡。永乐十七年，阿鲁台在战胜瓦剌后，再次摆脱明朝控制，永乐十九年、二十年，进犯明朝边境。于是朱棣决定发起第三次北征。永乐二十年三月，朱棣率大军出北京，阿鲁台闻讯远遁。九月，明军无功而返。次年八月，朱棣第四次北征。明军八月从宣府出发，主力只是在万全、沙城、上庄堡近边一带逗留。阿鲁台因新败于瓦剌，故远避漠北，十月，明军再次无功而返。永乐二十二年正月，阿鲁台向明朝发动反攻，袭击了大同。朱棣决定第五次北征。明军四月从北京出发，尽管深入草原，仍不见阿鲁台部众人马，因粮尽师疲，加上天气转凉，朱棣不得不于七月下令班师。行至榆木川（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东南），朱棣病卒。不久，阿鲁台遣使贡马。新继位的明宣宗接受了蒙古方面的贡礼。明朝与瓦剌、蒙古大致又恢复了贡

① 《明史纪事本末·亲征朔漠》卷二一。以下史文不注者见此。

② 《明太宗实录》卷一五二，永乐十二年六月戊申条。

市贸易。此时蒙古内战又炽。当瓦剌部脱欢太师（马哈木之子）兼并贤义王太平、安乐王把秃孛罗后，又打败了阿鲁台，使东西蒙古又趋于统一。脱欢死后，经其子也先努力，实现了蒙古的统一，于是兵锋再次指向明朝。明朝自宣宗以后，面对日益强大的蒙古势力，不得不加强防御。明蒙双方形势开始发生变化。

（三）创立边卫制度

朱元璋驱逐元帝建立的明朝，与退回草原的元帝所建政权形成对立。为防止北元势力卷土重来，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边防措施。首先，明朝在北部沿边地区撤销原有的州县，移驻兵丁，建立边防卫所。由于明初明蒙之间的反复拉锯战争，使明朝控制的沿边州县多被破坏，为此朱元璋决定将居民内徙，实行坚壁清野。洪武四年三月，朱元璋指示中书省臣，“山北口外东胜、蔚州、朔、武、屯、云、应等州，皆极边沙漠，宜各设千、百户统率十（士）卒，收抚边民，无融耕，有事则出战，所储粮草就给本官，不必再设有司重扰于民”^①。洪武六年（1373年）始，明朝在长城内外大量增设卫所，驻军防御，并将山西等地边民迁徙内地。洪武六年五月，朱元璋下令“山西都卫于雁门关、太和岭，并武、朔等州县山谷冲要之处，凡七十有三，设戍兵以防胡寇”^②。当年十月，明廷“以山西弘州、蔚州、定安、武、朔、天成、白登、东胜、丰州、云内等州县北边沙漠屡为胡虏寇掠，及命指挥江文徙其民，居于中立府（凤阳）”^③。又将绥德、庆阳之民迁入内地。在山北口外州县中，除了蔚、朔、云三州保留建置外，余皆弃置。^④ 迁居所余地方则由卫所兵士屯戍。洪武十五年

①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二二五，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辛巳条。

② 《大明一统志·大同府》卷二一。

③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八六，洪武六年十一月庚戌条。

④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八一，洪武六年五月戊申条。

(1382年),自辽东到河西,先后设军事卫所70余个,形成了以辽阳、北平、大同、绥德、庆阳等为军镇据点,沿边卫所为线的边防系统。洪武二十年设北平行都司于大宁(后改大宁都司),下辖营州五屯卫,以宁王朱权驻守。大宁都司东接辽东,西连开平、独石一线,成为边防重镇。洪武二十六年(1393年),冯胜等受命“置大同后卫及东胜左、右,阳和、天成、怀安、万全左、右,宣府左、右十卫于大同之东;高山、镇朔、定边、玉林、云川、镇虏、宣德七卫于大同之西,皆筑城置兵屯守”^①。至洪武末年,明朝在北部边防形成内外两道防线,这从朱元璋于洪武三十年正月对宁王、辽王的诏敕中可知。“自东胜以西至宁夏,河西察罕脑儿;东胜以东至大同、宣府、开平,又东南至大宁,又东至辽东,又东至鸭绿江,又北去不止千里”,组成外线防戍区;“而南至各卫分守地,又自雁门关外西抵黄河,渡河至察罕脑儿,又东至紫荆关,又东至山海关,凡军民屯种地不许牧放孳畜”,构成内线防御区。^②以后随形势变化又有所调整。明成祖朱棣发动“靖难之役”时,抽调大批边卫军投入对建文帝的作战,即位之后才加以修复。又因撤藩之故,将大宁都司内撤至保定,宁王改封南昌,因此收缩了北部防线。宣德五年,因粮饷运输困难,明廷将开平卫迁至独石堡,因此防线进一步收缩。此外,东胜卫的内撤也对明朝边防产生了消极影响。

明朝在建立上述边卫的同时,还因北元蒙古势力南下降附,建立另一种羁縻卫所,最典型的是兀良哈三卫。当元君脱古思帖木儿败亡后,故元辽王阿札失里率部南下向明朝表示愿为依附。洪武二十二年,明朝设朵颜、泰宁、福余三卫安置其众,由原来首领各领其众,作为宁王抵御北元蒙古势力侵扰的声援力量。因三卫中多后兀良哈人,所以又称兀良哈三卫。三卫不久叛去,还

①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六二,洪武四年三月癸卯条。

②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二四九,洪武三十年正月庚辰条。

攻击了明朝边境。为此明朝于洪武二十四年三月出动军队，对分布在洮儿河流域的辽王部实行了打击，三卫实际溃散。洪武三十五年（建文四年，1402年）九月，朱棣“遣使赉诏，抚谕兀良哈大小头目”。次年又向兀良哈人宣布，“但来朝者，悉授以官，俾仍居本地，岁时贡献，经商事易，一从所便”。永乐二年（1404年），朱棣重新任命三卫首领，形成明代有名的兀良哈三卫。^① 三卫初建时的分布地，大致在潢水（西辽河）以北，正统十四年（1449年）以后，逐渐南下。^② 兀良哈三卫在明代是蒙古诸部中较弱小的一部，但对明蒙关系影响很大。明蒙双方为控制三卫进行了多次斗争。蒙古控制三卫，则可以瓦解明朝边防，并用三卫入贡侦察明朝内部情况，而明朝控制三卫，则可以使其为明军侦察蒙古方面的动态，并可使三卫成为明朝的守边力量。三卫夹在明蒙之间，往往视明蒙力量对比而选择向背。为此三卫曾先后遭到明朝或蒙古两方面的惩罚性讨伐。正统以后，明朝对三卫失控，三卫常导瓦剌及东蒙古南下攻略明朝。

（四）封王守边

封王是明朝加强边防的另一措施。封王也分两种：一种是朱元璋分封诸皇子于边塞，即守边亲王或诸塞王。原来北部“防边”都是朱元璋任命大将来承担的，由于功臣骁将或恃功枉法，或为朱元璋猜忌，加上朱元璋家天下思想作祟，因此他决定以诸王守边代替诸将守边。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，朱元璋封皇子朱榑为秦王，朱橞为晋王，朱棣为燕王。十一年（1378年）秦王就藩西安，晋王就藩太原，燕王就藩北平。另封朱桂为豫王（三十五年改封代），朱模为汉王（二十五年改为封肃），朱植为卫王（二

① 《明太宗实录》卷一一，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乙未条；卷二〇，永乐元年五月乙未条；卷三〇，永乐二年四月乙丑条。

② 《明代蒙古史论集》，90~91页；达力扎布：《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》，39~41页，呼和浩特，内蒙古文化出版社，1998。

十五年改封辽)。洪武二十四年(1391年),封朱栴为庆王,朱权为宁王,朱榑为谷王。二十六年(1393年),代王就藩大同,“受晋王节制”,肃王先驻平凉,两年后就藩甘州。辽王就藩广宁(先驻大凌河北),庆王就藩宁夏(先驻庆阳北),宁王就藩大宁。二十九年(1396年)谷王就藩宣府。朱元璋分封诸子的初衷是“欲诸子习兵事”,为此下令“诸王封并塞居者皆预军务”,“每岁秋,勒兵巡边”,希望诸子通过参与边防增加阅历。诸子中确有因此受到锻炼脱颖而出者。例如,“晋、燕二王,尤被重寄,数命出塞及筑城屯田,大将如宋国公冯胜、颍国公傅友德,皆受节制。又诏二王,军中事大者方以闻”。宁王朱权就藩的大宁(洪武二十年已设都司),是西接大同、南连北平、东至辽阳的边防重镇。宁王所属“带甲八万,革车六千”,是防边的重要力量。朱元璋曾指示宁王、辽王:“自东胜以西至宁夏、河西察罕脑儿;东胜以东至大同、宣府、开平,又东南至大宁,又东至辽东,抵鸭绿江,北至大漠,又自雁门关外,西抵黄河,渡河至察罕脑儿,又东至紫荆关,又东至居庸关及古北口,又东至山海卫,凡军民屯种地,毋纵畜牧。其荒旷地及山场,听诸王驸马牧放樵采,东西往来营驻,因以时练兵防寇,违者论之”^①,在划出“军民屯种地”后,其余地区归各塞王支配及“练兵防寇”。守塞诸王位尊权重,除了个人拥有朝廷为其配置的王府三卫外,往往还能节制大将,由此来看,塞王在这一时期的边防军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这些塞王在自身增加历练的同时,对王朝的边防建设曾起过一定的作用。洪武三十一年(1398年)闰五月,朱元璋卒。此后子孙为争夺皇位发动内战,史称“靖难之役”。守塞诸王中燕王朱棣以兵力雄厚、政治经验丰富,一举击败建文帝,夺位称帝,是为明成祖。经内战后,守塞诸王或被废除,或被改封,其

^① 《明史·兵志三》卷九十一;《明史·诸王列传一》卷一百一十六至《明史·诸王列传三》卷一百一十八。

中宁王改封与大宁都司及东胜、兴和、开平等重镇的内迁，对明代边防影响很大。在战后重建边防时，明成祖朱棣决定迁都北平，以皇帝守边代替诸王守边，以主动出塞打击鞑靼（东蒙古）、瓦剌（西蒙古）及三卫，以攻为守。

另一种是根据形势，对瓦剌、蒙古首领实行分封，授以王爵，实行政治控制。明阁臣黄淮曾说，“胡人各自为心，则力小易制，若并为一，则大而难制矣”^①。此说深得朱棣赞许。永乐六年（1408年）冬，在明朝多次遣使招徕下，瓦剌部首领向明朝派遣使者，贡马“请封”。明成祖就势封瓦剌三部首领，马哈木为顺宁王，太平为贤义王，把秃孛罗为安乐王。此时正是明朝得知阿鲁台杀明使后准备北征之际。这种分封，无疑有拉拢瓦剌以牵制东蒙古的意图。永乐十年，当瓦剌势力强盛后，对明朝并不恭顺，而且在与明朝矛盾渐炽之时，朱棣又封阿鲁台为和宁王，利用阿鲁台与瓦剌部首领的矛盾，为明军出征瓦剌预做准备。此后明朝在东蒙古与瓦剌互争雄长的战争中，采取扶此抑彼的手段，用推波助澜的策略，使彼此削弱，不能成为明朝的边患。明朝封蒙古部首领为王，从明朝政治理论上讲，既是对蒙古首领顺从明朝的肯定，也表示受封的蒙古首领理应隶属明朝。不过蒙古首领的理解与明朝并不一致。在蒙古首领看来，接受明朝赠予的王号，不仅表明明朝对自己政治地位的肯定，而且可以由此缔结和平贸易关系，与明朝展开正常的朝贡贸易，这对于战后萧条的蒙古地区社会经济有重要意义。虽然明蒙双方对分封与受封有各自的理解，彼此争战并不受此约束，但对后世仍有较大影响。因为蒙古方面想要与明朝正常贸易，必须遵循明朝受封朝贡的模式。后来隆庆朝达成的俺答封贡，即在俺答以武力“求贡”20多年后才得到正常的贸易机会。

^① 《明史·黄淮列传》卷一百四十七。

（五）永乐北征之后勤

因明成祖朱棣以守边亲王起家，娴于对蒙古战事，即位后曾发动过五次大规模北征，史称“五出沙漠，三犁虏庭”，是明朝皇帝中绝无仅有的一位。虽然后几次北征因蒙古势力远避无功而返，但这种以攻为守的战略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，对蒙古势力有着震慑作用，并对保卫明朝边境产生重要影响。

虽然洪武、永乐两朝大规模出塞打击蒙古势力取得一定成效，但巨大的人力、物力消耗对明朝国势也产生不良影响。由于蒙古军基本上都是骑兵，因此明军出塞作战，首先要有一定数量的骑兵，为此要征集大量马匹。明成祖为筹备北征，已从辽东马市购得大量马匹，组建了精锐的骑兵部队。最重要的是，深入敌境出塞作战，要使明军军事行动顺利进行，必须要有可靠的军需供给保障，其中最基本但也是最关键的是军粮供给。永乐八年的北征，是经过精心准备的。明成祖决定亲征以后，下令征发京畿以外的军队，“敕永康侯徐忠等选练南京各卫及睢阳、归德、武平镇江等二十五卫步骑三万；宁阳伯陈懋选练陕西属卫及庆、秦二王府护卫步骑万九千；江阴侯吴高选练山西及晋王府护卫步骑万五千；仍命中都留守司，河南、湖广、山东三都司，周、楚二王府护卫，选步骑四万五千；临洮、岷州、西宁、平凉诸卫，选善战兵五千。各赐钞、给行粮，皆以来年二月至北京随征”^①。另外加上京卫部队，北征军号称50万。如此浩荡军队，军食供给数量至巨。明成祖命户部尚书夏原吉等商议馈运事宜。夏原吉等人拟就的方案是，“自北京至宣府，则于北京在城及口北各卫仓，逐程支給。宣府以北，则用武刚车（独辕车）三万辆，约运粮二十万石，踵军而行。遇十日程，筑一城，再十日程，又筑一城。每城斟酌储粮，以俟回军，仍留军守之。如虏觉而遁，即蹶其

^① 《明太宗实录》卷九六，永乐七年九月己丑条。

后，亦如前法，筑城储粮”。朱棣同意了这一方案。^①明军出塞作战，除正军外，一般还有大量后勤辅佐人员。例如，洪武五年徐达北征，领兵5万，“转饷私役者不与焉”^②。50万大军北征，转饷运输者不在少数。据《明实录》记载，朱棣第二次北征，“发山东、山西、河南及凤阳、淮安、徐、邳民丁十五万，运粮赴宣府。其运粮民丁悉给行粮及道里费，仍免差徭一年”^③，这仅仅是调民丁运粮到宣府。至于物资准备，涉及的范围更大。第三次北征前，朱棣命侍郎张本、都御使王彰等“分往山西、山东、河南三布政司，直隶应天、镇江、泸州、扬州、淮安、顺天、保定、顺德、广平、真定、大名、永平、河间十三府，滁、和、徐三州，督有司造车，发丁壮挽运，期明年二月，至宣府馈运”^④。第二年二月，英国公张辅受命会同六部官员拟订北征馈运计划，准备分前后两批转运，前运跟随大军行进，后运稍后进行。两运除了派有重臣、军官及马军一千名、步军五千名监押护送外，“共用驴三十四万头，车十一万七千五百七十三辆，挽车民丁二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六人，运粮凡三十七万石”^⑤，数十万大军出征，馈运转饷虽经精心调度，但漠北地域辽阔，蒙古部游牧范围很大，加上军情多变，缺粮危机常常制约明军的行动。例如，永乐八年的北征，明将清远侯王友等违命迂道而行，“至军士乏食，多死者”^⑥。在深入草原若干日子后，粮饷供给困难常迫使明军“师老粮尽”而撤退。洪武朝对蒙古大规模用兵，一般每次出军在15万~20万；永乐朝亲征，第一、二次都号称50万，后三次因馈运困难略有减少，也都在数十万（第四次亲征出兵30万），

① 《明太宗实录》卷九七，永乐七年十月己亥条。

② 王世贞：《徐中山世家》，见《弇州史料》前集。

③ 《明太宗实录》卷一四七，永乐十二年正月辛丑条。

④ 《明太宗实录》卷二四三，永乐十九年十一月甲申条。

⑤ 《明太宗实录》卷二四六，永乐二十年二月乙巳条。

⑥ 《明太宗实录》卷一〇五，永乐八年六月庚申条。

加上挽车民丁、监运、护卫部队，动用的人力、物力十分可观，这对明朝来说是巨大的负担。联系到明成祖广事招徕四夷，用兵安南，又派郑和多次南下西洋，在扬威的同时，明朝国库内帑不断消耗，这对后来的国势不能不产生消极影响。在第三次北征前，朱棣曾命户部尚书夏原吉与礼部尚书吕震、兵部尚书方宾、工部尚书吴中商议军需供给事。诸人“皆言兵不当出”“宜修养兵民而严敕边将备御”。朱棣问方宾粮储情况，得到的答复是“今粮储不足”，问夏原吉意见，夏原吉直率告知：“比年师出无功，军马储蓄十丧八九，灾眚迭作，内外俱疲。”朱棣恼怒，方宾惧而自杀，吴中、夏原吉均下狱。^①于此可见朱棣刚愎的性格，也反映了北征的代价。

尽管代价不菲，明朝以攻为守的战略仍取得了一定的功效。在洪武朝打击下，北元——蒙古不仅“恢复”受挫，“复兴”无望，而且以元帝大汗为中心的汗庭因屡屡被袭而分崩离析，从而引发了北元的内战。永乐朝更是利用蒙古和瓦剌的矛盾，以打击、封王交替进行的方式，扶此抑彼，操纵离间，“以夷攻夷”，使其自相削弱，以此减少蒙古势力对明朝边境地区的侵扰。虽然这一时期的明蒙战争由明朝掌握主动，但作为政治目标，明朝想要将故元势力纳入明朝统治的努力，却未能实现。尽管不断有故元官吏、王公南下降明，明朝也设置了若干安置降人的卫所，不过这都是离开本土的故元势力。朱棣上台后一改朱元璋对蒙经济封锁政策，以开互市引诱蒙古势力归附。永乐朝曾广事招徕四夷，对来朝者，明廷往往就势封赠都督、指挥等职，在承认其朝贡、互市资格的同时，也规定了来朝者应服属明朝。明朝曾在女真、蒙古地区广设羁縻卫所，一方面由此建立彼此“以小事大”或“以大事小”的政治关系，另一方面也彰显明朝领属之广。不

^① 《明太宗实录》卷二四三，永乐十九年十一月丙子条；《明史·夏原吉列传》卷一百四十九。

过对这些羁縻卫所，明朝只要来使称臣纳贡，一般仍使首领统其旧部，居于故地，仍从本俗，并不干预其内部事务（也无法干预）。由于有明朝封敕的官职及诰敕印记，受封者即可凭此出入明朝边关，进行互市、经商、朝贡。然而这些羁縻卫所与明朝的关系并不稳定，有些卫所仅在明朝官方记录中出现过一次或数次便消失，有些卫所长官易人或兼并消失，明廷并不确切知晓。虽然明成祖分封了瓦剌部顺宁、贤义、安乐三王，又以阿鲁台为和宁王，在一定时期内受封者曾向明朝表示归附，但时隔不久，不是拒绝明朝约束，便是与明朝兵戎相见，很难将其列入明朝控制范围。明朝以招降、武力打击的方式，试图迫使北元——蒙古势力纳入明朝控制，可北元——蒙古则以“恢复”“复兴”为己任，希望重建元朝统治，为此双方经过数十年战争。最终双方明白，仅凭武力很难实现各自意图，于是双方形成互相对峙的南北分治格局。

二、置九边长城（1368—1644年）

（一）明朝前期北边防御体系的建立

明朝对北部边防军事布置经过了几个阶段的调整。明军在攻取元大都、山西、陕西、甘肃后，分别建立都司卫所，派兵戍守其地。洪武二十年（1387年）击溃元朝在辽东势力后，明朝从辽东到甘肃，构建了一条由点及面的边防线。在这条边防线上凡险隘关口，明朝皆派兵驻守，控制相应的南北通道，以防蒙古势力入侵，并先后建立若干军事重镇，形成北部边防的基本体系。

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，鉴于戍守北平形势的需要，淮安侯华云龙向朱元璋提议：“北平边塞，东自永平、蓟州，西至灰岭下，隘口一百二十一，相去可二千二百里。其王平口至官坐岭，隘口九，相去五百余里，俱冲要，宜设兵。紫荆关及芦花岭尤要害，